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651466

10位ISBN编号：7533651464

出版时间：2008-11

出版时间：安徽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困困

页数：25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前言

我认识困困的时候，她住在谢菲尔德，那里大概死气沉沉，-了无生趣。我曾经熟知的谢菲尔德联队和谢菲尔德星期三队都早已降级，坍塌剧场举办的斯诺克大赛也没让我对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了解。

我能想象那里的沉静与破败，然后她从MsN上冒出来，喝多了酒，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。她像一个逃兵一样，从sARs弥漫的北京城跑到英国去留学，在那边空荡荡的超市里打工，在一本本法律书上用自己的铅笔划上道道，东拼西凑地完成一篇论文，但注定将回到北京，将充满思念的回想那段在英国的岁月，并且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将它美化，对于她这样的姑娘来说，生活永远在别处。

她并不容易对一件事感兴趣，但很容易就对一件事感到厌倦。作为一个心理优越感极强，又在视觉愉悦上有瑕疵的女性，她从小就被教育，不但要自信乐观，还要像莫扎特一样聪明。

在她无事生非大哭不止的童年，只要对她说，“再哭你就变傻了”，她就会抽抽答答地噤声，心里默默背诵着小九九——一得一，一二得四。立即开始验证自己到底傻没傻。

最终，还是有不少人充满怜惜地说她傻了，这个字意味着某种不向世俗屈服的、顽强的天真。她会在地上打滚，为自己要一块糖吃，到长大之后，她会用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买一个昂贵的包，一条做作的裙子，这是她所理解的“财务自由”。

她有极强的生活能力，但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本能更为强大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本肤浅的社会学著作，也是一本深刻的流行文化报告。

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和文学化的语言来关注和评点西方名流、电影、文化事件与时尚。

揭密了流行影视作品的台前幕后花絮，撤掉名流身上的权力光环审视他们的前世今生，消解了时尚制造的浮华与喧闹。

面对一个上演着激烈冲突的舞台，作者扮演了冷静的旁观者和报道者角色，同时也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观点，热烈，讥诮，幽默，并富有情趣。

这是一本“高级八卦”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作者简介

困困，又叫于萍，1980年生人，先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。
现为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记者。
在《时尚先生》、《周末画报》等报刊开有专栏。
本书是她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专栏“流言”的精选集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书籍目录

影像篇 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 上流女孩当如是 本·拉登，你在哪儿？
那真是个性感的年代 什么是贝蒂的 点燃焚烧公主的篝火 保姆跨过阶级的门槛 错乱少年愁
给小孩的哈里和给大人的托尼 憨豆不是唯一的坚果 毒王弗兰克 代号 伍迪·艾伦旗下女性谈
成为汉尼拔：莱克特 八卦《乱世佳人》人物篇 过期的欲望与新鲜的都市 天命之年麦当娜 有
柔嫩眼皮和暴力快感的隐士 天生名流卡波特 衰老这场屠杀 与时俱进的老头 阿瑟·米勒 他们
为什么喜欢伯格曼 那些70年代的毛头小子 兜售反对的人 人工降“雨” 克鲁斯与反克鲁斯 土
褐色的谢莉 帕丽斯·希尔顿 吟风弄月归去休 死于成名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卡萨诺瓦的女人们
凹造型记者 权力即春药 那时候似乎蛮重要的事 七个不能说的词时尚篇 奥尔森家的两个小
妇人 反《VOGUE》，反正都《VOGUE》 摄影师与作家 时尚“布莱克”名单 被高估的裁缝
Bottom Line 漂亮的和被诅咒的 谁是保罗·弗兰克 超模崔姬 艾克特夫人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章节摘录

影像篇 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 我有我有一朋友，是个典型的都市时髦女郎，她永远用睫毛跟人打招呼，一年到头从来不穿裤子，只穿超短裙，麻杆腿裹着色彩纷呈的丝袜，连彩虹看了也要自惭形秽。

某一次讨论小时候的动画片，她说：我最喜欢《蓝精灵》，印象深刻的是这么一集：格格巫施了魔法，把蓝妹妹变成了个骚娘儿们，她整天在村子里抖骚，全村的蓝精灵都爱上了她，一天她翩然走过，笨笨正好在修剪花草，情迷之中就把灌木修成了蓝妹妹形。

一个人要成什么样儿，18岁时就奠定了，其他岁月都是为它添枝加叶。

这位都市时髦女郎要成什么样儿，8岁的时候就定了。

蓝妹妹是蓝精灵村最独领风骚的人物，蓝爸爸都略逊一筹。

村里统共有101只蓝精灵，样貌相仿，以性格特征命名，比如农农爱种地，诗诗会写诗，困困老打瞌睡，但只有那两位卓而不群。

蓝爸爸542岁，统领全村，戴红帽子穿红短裤；蓝妹妹金发披肩，穿白裙踩高跟鞋，更醒目的是，她是唯一的女性，她不以性格特征命名，女性，就是她最大的特征。

这样的设置让后世浮想联翩：怎么没有蓝妈妈？

蓝精灵们打哪儿来？

只有蓝妹妹一个女性，村里和谐吗？

2002年那个探讨宇宙生死的悬乎电影《死亡幻觉》就讨论了一小下，结论是：蓝精灵为无性繁殖。

漫画作者皮约也曾被认为有歧视女性之嫌，不过这个比利时人英语不大灵光，1980年代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采访时总是答非所问，记者反复逼问他为什么蓝妹妹那么孤独那么柔弱那么愚蠢，皮约火了：难道你非要让我再给她画个健身教练吗？

其实我早忘了蓝妹妹是怎么来的，好象从一开始她就在那儿，故做媚态。

在Youtube找来她初登场那集，视频说明上写：蓝妹妹是格格巫创造出来以腐蚀蓝精灵村的糖衣炮弹。格格巫用蝰蛇的舌粉和鳄鱼的三滴眼泪在锅里把她给熬了出来，嘴里喊着：你要把蓝精灵村搞垮！

一开始她黑头发，眼神邪恶，穿朴素白裙和平底鞋，躺在森林里被健健发现。

健健是村里典型的工人阶级猛男代表，胳膊上有个箭穿红心文身，力大无穷，见着躺在地上哭哭涕涕的蓝妹妹后，就发生了当年不觉得现在听来非常淫荡的一段对话：你是谁？

我是蓝妹妹。

没听说过。

那你一定会喜欢你看到的……健健就不吱声了，之后把蓝妹妹扛在肩膀上带回了村。

她使了两个坏招儿来腐蚀蓝精灵村，全部落败，被逮起来审判时，蓝妹妹使出女性绝招——坐地大哭，并迅速供出了格格巫。

她一哭全村心都碎了，蓝爸爸干脆说：我用魔法把你变成真正的蓝精灵吧！

一番捣鼓，蓝妹妹焕然一新，成了我们后来见到的金发碧眼样儿，并且，连小手腕都不会耍了，更加爱哭好嚼舌头没大脑。

认真复习这段时，我感到很迷惑，这一插曲怎么就在记忆里成了空白？

在我当年小小的脑袋瓜里，蓝妹妹固然很傻很天真，却也团结友善，更没有地位卑下被歧视的印象。

可再看却认同了这种暗示，她由坏变好的标志仅仅是由相貌平平变为金发美女，这简直是对女性的误解嘛！

男蓝精灵们性格各异，她却类型化；男蓝精灵们是主流，她边缘化；男蓝精灵们决定了村子的价值观，她却只能取悦并融入其中…… 第一幅《蓝精灵》漫画1958年就被比利时人皮约创作出来，直到1981年被美国人买走，才算开始风靡全球，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美国版，据说至少在1986年的暑假

就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了。

《蓝精灵》的美国东家Hanna-Barbera动画公司也掌管着《猫和老鼠》，但当年蓝皮肤人的风头无人能敌：从1981年在NBC播出，差不多400集，到1990年一直占据着周六早晨的收视头牌，得过两个艾美奖。

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彼时女性运动风起云涌，《蓝精灵》的女性观自然另类，但考虑到创作时的年代，算是次要矛盾，《蓝精灵》还要被剥下商业工具和意识形态炸弹两层皮。

里根执政的美国，对动画片有个政策：先有玩具后有动漫形象的都是商业促销片，不许播。

《蓝精灵》从1960年代开始当过雷诺汽车的代言人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作为英国石油（BP）的广告主角，美国人仅仅把他们当成一群玩具，NBC将其拒之门外。

对付这一政策有个招数叫脆饼策略（来源于另一动画形象草莓脆饼女孩），无他，就是使劲宣扬动漫形象历史悠久与商业关系不大，《蓝精灵》是成功击破壁垒的第一个，即便得益于岁月，《蓝精灵》成功面世还是有个段子：当年NBC的总裁跟小女儿在街上溜达，女孩为了要一个蓝精灵玩具躺地上打滚，这位总裁为了哄孩子，不但买了一玩具，还把动画片给播了。

《蓝精灵》与同时代动画片的最大区别是，它并非关于几个布景几个人物的小场景短剧，它构造了一个社会。

这个社会，推行共产主义。

从1980年代到50周年纪念的今天，关于《蓝精灵》是共产主义宣传员的理论就没消停过。

证据包括：蓝爸爸代表卡尔·马克思，他长着马克思大胡子，身着意识形态红；村里没有私有土地，不通行货币，共同劳动，共享食物；有工、农、兵、知识分子蓝精灵，却是没有国王和牧师蓝精灵；反派格格巫代表着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，长一鹰钩鼻子，还是个犹太人……另一些证据就很无厘头：蓝精灵的英语SMURF是SovietMenUnderRedFather的缩写；全村人都认识，互称其名时却非得加上Smurf,比如PapaSmurf,ChiefSmurf,其语言习惯跟列宁同志相仿。

更加坎普的是，还有人以信仰不容玷污的劲头予以反驳：《蓝精灵》宣扬的是善良美好的普世价值观，共产主义从来不歧视犹太人，马克思就是个犹太人…… 复习《蓝精灵》时，我又找到了好多小时候的动画片，却全变了味道。

《花仙子》曾经是有全世界最多漂亮衣服的美女，可再看，比起纽约时装周图集差远了；丁丁也不再仅仅是个毛头冒险家，他是个记者，连他的雪瑞纳犬都比《南方周末》更有力量；至于《蓝精灵》，多么幼稚阴险，想到那个蹲在电视机前哭喊着我要看动画片，我要看动画片的小赖孩，真想将手伸过时光隧道抽自己一巴掌。

我为自己有了成人视角感到得意，我与以前的自己产生了代沟。

有人说动画片不可儿戏，因为它泽背后世。

50岁的《蓝精灵》只在几个欧洲国家博取了纪念的掌声，除了那些喧嚣的诠释，我再也没在电视上看过重播。

90后关心这些隐喻吗？

他们知道蓝精灵吗？

我也不清楚，我都没怎么跟他们说过话。

但关于他们，我想讲另外一个冷笑话：有一天我突发奇想问一个95年生人，你知道小虎队吗？

他迅速回答：知道！

之后的话就不那么叫人欣慰，他说：就是那个干脆面。

他把小虎队和小浣熊搞混了。

上流女孩当如是 2002年，《绯闻女孩》小说刚出版时，可招来不少骂名：小鸡文学，浅薄，速食，永远不会得什么文学奖，只会被小姑娘们偷偷摸摸看完然后迅速被扔进垃圾桶。

2007年《绯闻女孩》电视剧开播，评价大抵如上。

但美国CW电视台播出该剧后夜间收视率暴增20%，《绯闻女孩》成为最受欢迎的青少年电视剧。

小说开始被正名，甚至得到了知识分子杂志《纽约客》的溢美之辞：是青少年享乐主义的圣餐，是气喘吁吁之前最后的美味，就像暮色降临前的一抹金黄。

小说还被称为《洛丽塔》式黑色幽默的得衣钵者，就像亨伯特总算独占了他的小仙女。

她们下雨时坐着读书，在拥挤的饭馆安静地饱餐一顿，或静静地与其他司机及他们的孩子凝望撞得粉碎、溅满血污的小汽车，还有只女鞋掉在壕沟里，小仙女说：这正是我在商店里想对那个笨蛋描绘的那种鹿皮鞋！

《绯闻女孩》的开头，好像正是为拍个时髦电视剧而写：欢迎来到纽约上东区，我们在这里生活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，在这里上学，在这里玩儿，在这里睡觉——有时和其他人一块儿。

我们有无穷无尽的金钱、豪饮和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。

我们的父母很少在家，所以我們有很多私人空间。

我们时髦，我们继承了一流的好长相，我们穿漂亮衣服，我们最了解派对。

这段旁白来自一个匿名博客绯闻女孩，她是整本小说的讲述者，小说描写的正是那群纽约富二代的私生活，消息来源为无时无刻不用手机拍照的全民狗仔队。

博客每有更新就被RSSfeeds发送到订户手机，成为全城的话题。

更紧贴时代脉搏的是，小说每一页都可以看作名牌教材，除了耳熟能详的PRADA，HugoBoss

，MarcJacobs，还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至潮人士的秘密武器，诸如ChristianLouboutin，JohnFluevog或者MichaelKors。

仅有浮光掠影是不够的，小说还填塞了一些文学品牌。

那些富家女今天膝盖上放的是时尚杂志，明天可能就换成了托尔斯泰或者歌德的巨作，来了兴致还能小段背诵王尔德、海明威或莎士比亚的名作，小说章节经常出现红或黑、我们不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这样的小标题。

十几岁的时候，《绯闻女孩》的作者塞西莉·范·姬格萨在一所贵族私立学校上学。

她早晨6点就起来，先坐火车再倒出租车，抵达她在纽约上东区的避难所，那里云集着早慧精英和有

钱小孩，他们年纪轻轻就学习怎么在势利眼的包围下挣扎和生活。成年后的塞西莉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，有一栋大小适当的房子、一双儿女和一只叫蒲尼的秃毛猫，过着最平常的中产阶级生活。

可《绯闻女孩》好像开启了一段尘封的秘密，只有少部分沉默的人经历过这样浮华、喧闹的青春

期。少女塞西莉被追捧为青少年版菲茨杰拉德，有一双洞悉人生的眼，握着记录的笔。

她塑造的人物无非一个好女孩、一个坏女孩，她们争夺一个懦弱的男孩，为了阶级区分，再外加三

两平常人家的孩子，好似一部美国版《流星花园》。按照前辈简·奥斯汀或者夏洛蒂·勃朗特的逻辑，坏女孩终将受到命运的惩罚，好女孩往往被作者灵魂附体，虽然忧愁却结局圆满。

可塞西莉自称她更喜爱那个坏女孩——布莱尔。

她漂亮、尖刻，经常毒舌，并且十分自大，可每当说出什么蠢话就显得非常可爱。

比如她妈打算嫁给一个姓罗斯的犹太人，她就尖叫：我不想改名为布莱尔·罗斯，像个劣质香水名。

她最大的梦想是能上耶鲁，她是这么规划的：加入维和部队，晒一身炭黑，得诺贝尔和平奖，与总统一起吃饭，这样总统就可以推荐她上耶鲁啦。

这个小姑娘承受了男友的欺骗，闺蜜的背叛，父母的不和，除了美貌和金钱，她再也没得到什么福祉。

她亲身实践了某个花花公子的话：我们将会继承信托基金，继承汉普顿的大房子，继承毒品上瘾的处方，可快乐从来就没在继承清单上。

可每有灾祸降临，布莱尔都咬着牙挺过来，眼见终将成长为一个百毒不侵的bitch。

在上流社会，bitch这词不是骂人话，而是一种娇嗔，一种昵称，一种心领神会的通行证。

虽不是先驱，却也算一个标杆，《绯闻女孩》领着一堆同类（小说《A-LIST》、《小圈子》，电影《贱女孩》、《独领风骚》）引发了新的青少年文学浪潮，其封面或海报往往类似：一群华服女孩懒散地闲坐在房车的后座上，摆出赶赴派对的姿态，描写对象正是上流小青年。

再被批评浮华空洞，它们和老派的青少年读物的内核也都差不多：就像《彼得潘》、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或者《哈里·波特》，构造的都是想象中的神秘仙境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一个是永无岛，另一个是曼哈顿私立学校。

《绯闻女孩》被当成《欲望都市》的青少年平装本，但《欲望都市》还给人点儿奔头：只要你来纽约，来曼哈顿，你就会打入大龄未婚女青年的高尚小圈子，就有机会结识大人物；《绯闻女孩》却让你没机会，你女儿没机会见识私立学校的风景，所有秘密只能听绯闻女孩讲。

况且比起老派读物的怪力乱神，新浪潮仿佛更有亦真亦假的高明。

据说《绯闻女孩》们的罪过不在浅薄，而在价值观不正确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从《小妇人》中性格各异的淑女身上还可以看到正直、善良、坚强与爱心，到了《绯闻女孩》，只剩下拜物、吸毒、争风吃醋与性欲勃发。

它被批评为用甜美包裹腐败。

可何必那么虚伪，这才是现实。

塞西莉·范·姬格萨说：在纽约只有两条路走：要不卖胳膊卖腿送你的孩子去私立学校，在那里他们学会了买贵衣服，攀比富爸爸，也学会了拉丁文，会背诵济慈，能熟练应用运算法则；要不然就送他们去公立学校，还没等学会什么，就被某次校园暴力给枪杀了。

可能是从《老友记》开始，美国电视剧人物的生活水准就在不断提高，那会儿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要合租一间房，之后人人有间公寓，现在不住豪宅，不套上名牌，都不好意思播出。

富人的生活才是生活，他们占据着各个频道的各个时段。

要看普通人，只有真人秀节目，教义还是鼓励你努力吧、奋斗吧、忍受吧，以获得巨额的奖金好摆脱那平庸的窘境。

穷人没有生活，穷人都在《越狱》。

相貌平常、性格温和的一般人，身处其中仅仅是个道具，显示脆弱无能的道具。

他们只能给《开司米黑手党》里的淑女或者《霉男大亨》里的绅士端咖啡，他们的孩子永远上不了《绯闻女孩》的学校。

早些年看到《欲望都市》里的凯丽，ManoloBlahniks鞋子是左一双右一双，望一眼堆放在门口的那几双灰扑扑的二流货，心里一阵沮丧。

如今你的生活被全盘否定：你逼仄的房间，你不见阳光的小窗，你的假名牌手袋，你不合体的西服，你去不掉的法令纹……也许你仅仅剩下仍然坚强的意志，告诉自己：演的都不是真的，是幻想。

本·拉登，你在那儿？

2004年，摩根·斯伯罗克在拍完纪录片《大号的我》后体重增长了近20斤，还收获了高胆固醇、高血压和一只坏肝。

这个电影演的是他一个月内不吃别的，只吃麦当劳的生活，后来片子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赞誉，被奥斯卡提名，叫麦当劳害怕（取消了美国的超级大号汉堡包）。

事后他花了两个星期来治疗那被肥油占据的肝，花了14个月来减肥，期间反复反弹，他的妈妈欣慰地说：这下你总算理解了女人。

现在摩根·斯伯罗克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。

可是他的精神没有。

他意识到电影改变世界的可能性，一个又一个坏点子在他脑袋里嗡声作响，他成了一全职纪录片导演，专门用夸张荒谬的表演和全然客观的记录形式来嘲讽权势，赢得了电影圈的奸细和坏点子大王的外号。

他最新的坏点子是寻找本·拉登。

纪录片《奥萨马·本·拉登到底在哪儿？

》的海报模仿了印第安那·琼斯系列，摩根·斯伯罗克骑了头狰狞的骆驼，穿越炸弹纷飞的沙漠，下有一行大字：发现之旅。

也许可以被当成个风光片，电影囊括了埃及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摩洛哥、沙特阿拉伯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风景，但在或者辽阔或者破败的风景中央，总有那么个小人儿，他孜孜不倦地仰天发问：本·拉登，你在哪儿？

那正是摩根·斯伯罗克，他向每一个邂逅的人问起这个问题。

一个巴勒斯坦青年说：是本·拉登宣布了美国人在中东的合法。

一个以色列记者说：我们双方都是他的人质。

一个阿富汗人说：如果我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就把他撕成两半。

旁边一老头问：本·拉登谁呀？

摩根·斯伯罗克答：他炸毁了美国的大楼。

老头很愤怒：干他！

过了一会儿老头又加了一句：干美国！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这是一部制作精良、装模做样、假英雄气十足的电影，摩根·斯伯罗克在里面化名花花公子（Dude），他完全假装自己是一傻子。

这个花招在拍摄《大号的我》时使他不会被当成个比麦当劳还糟糕的哗众取宠者，到了《奥萨马·本·拉登到底在哪儿？

》，他用地缘政治学、恐怖袭击和战争来炮制汉堡，他不是个愤青，反而自我塑造成个政治观点暧昧不清的土包子。

在阿富汗，他跟美军混了一阵儿，被允许扔一颗手榴弹，笨手笨脚后他叹：糟透了！

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，他把脑袋钻进一处洞穴，大喊：呀——呼——，奥萨马，没有任何回声。

当他身着防弹衣头顶滑稽的探测器抵达瓦奇里斯坦（巴基斯坦西部），那个半自治的部落地区是许多专家高度怀疑的拉登藏身地，边界上立一小牌：外国人禁止入内，摩根·斯伯罗克对着镜头说：确实该有人抓住他，但，那不是我。

他掉头回走。

电影以老歌《为什么我们不能成朋友？

》作为结束。

《大号的我》之后，摩根被称为小号迈克·摩尔，对此他深感荣幸。

这位前二流喜剧演员，长期的无家可归者，被电影学院踢出去5回的倒霉鬼，仅仅玩了一把票就成了名导演，这叫他受宠若惊，他保持着恭顺谦良，并不擅长唇枪舌剑，或者说，除了拍摄的都是纪录片，他与迈克·摩尔几乎没什么相像。

小号的摩根·斯伯罗克并不急于把自己塑造成个左倾工人阶级代表，也没有反对一切的愤事嫉俗，他不流露极端的政治观点，不要眼花缭乱的选择性包装，反而充满了个人趣味和游戏精神。

《大号的我》的创意来自一条新闻，有天他缩沙发上吃薯条看电视，说有两个女孩正在起诉麦当劳使她们发胖，摩根心想：我一闻见超大号汉堡的味儿嘴巴就像只汨汨冒口水的狼狗，却总也吃不胖，何不一试。

拍摄《大号的我》时他不发表任何观点，只是一天三餐准时出现在大M标志下，片子公映后他只在采访时说过：麦氏薯条完全不像食品，倒像是人造的、黄色的、长条的塑料制品。

不过，吃不吃由你。

最让他兴奋的不是被奥斯卡提名，而是路上遇到有人握着他的手说：谢谢你帮我摆脱了快餐。

而不是有人大骂：我恨你，你剥夺了我的孩子吃麦当劳的乐趣。

之后他制作了一个系列电视节目《30天》，把《大号的我》所创立的真人秀记录片形式拓展到新领域：30天内，尝试当一个穆斯林，一个酒鬼，一个被扔进GAY圈儿的直男……摩根·斯伯罗克亲身出演了一集，他和他老婆搬进棚户区，干着只拿最低工资的活儿，每天累得半死，却依然不知道下顿饭吃什么。

他们体会了30天低保户生活。

真是段怪经历，当一个穷人每天一睁眼就有人管你要钱。

可如果银行里有了一大笔钱，突然什么都免费了，什么都变得又便宜又便捷。

他还照着这个路数制作了纪录片《第三波》，在印尼海啸结束后，带了4个志愿者抵挡当地村落帕拉利亚，去记录和体会那里的心碎与重生。

寻找本·拉登大约是他最接近政治的一次，这个坏点子却来自他的老婆宣布怀孕的消息。

是不是等到我的孩子不再使用尿布的时候，美国要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恐怖分子？

他想给即将出生的孩子一个回答。

电影同步发行的还有一张游戏卡，上面是很Q的卡通造型基地组织首脑和一只大坦克，以及一套本·拉登小人跳舞游戏盘，正经不错的满月礼物。

最终，他当然没有找到拉登，却找到了更多答案：他仿佛体会到那个人之所以成为本·拉登的原因；他感受到中东人狡猾的分裂，他们仇恨美国，却喜爱大手大脚又傻忽忽的美国人；他甚至梦想着能为更深入的对话打开一扇门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至于给孩子的答案，希望有一天他/她看到了电影，说，我想出去转转，去看看世界。

电影是否可以改变世界？

答案是，可能吧。

1934年，克拉克·盖博在《一夜风流》里解开他的衬衫纽扣，露出浓密的胸毛。

他没有穿内衣。

那一年美国的内衣销量下降了75%。

这个逸闻无从考证，却是好莱坞最津津乐道的段子，它所营造的假象和企图把电影当成一门社会工程学的幻想，在这二年得到更多回应，电影不仅可以改变内衣销量，还可以改变战争，饥饿，全球变暖，垃圾邮件，血钻。

可一看到这种说教式大片，我就想起费里尼的《小丑》和他对小丑的阐释：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，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，因为你反对他们，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，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，承认了他们的权威。

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，即使不幸沦为小丑，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，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，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，努力把损失转成收获，把空虚变成期待。

摩根·斯伯罗克还不至于被称为大师，但他糟践自己的手段和暧昧的观点，那种不去体会歌星、名模、企业大亨的生活，反倒认真感受穷困、恐惧与混乱的真人秀表演，可能更有利于美国的精神文明建设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困困看了很多外国的书、电影，更走了不少外国地方。但好的是她没被这些经历弄成一个学究，文青、海龟——她的聪明和透彻穿透了这一切。所以她能带着你像偷听咖啡馆里邻座的gossip一样，很家常，很私密地聆听到全球文化圈的时髦事儿，而且还不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外人，——歌手 老狼 困困对毁灭的东西非常敏感：时间，身体，随骨质一起疏松的才华，被岁月损耗的意志和情感……难得的是，她能赋予这毁灭一种智性的讥诮和超然，让我们觉得，此生还是值得一过。

——《GQ》中文版主编 王锋 没人能像困困一样，把浮世流言写得这么美好又无情。

——苏丝黄 困困是一个知道文字个中趣味的作家，所以，她的文字癖乃是对她自己，以及读者的灵药。

——专栏作家、诗人 巫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编辑推荐

《上流女孩当如是》是作者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专栏“流言”的精选集。书中身为上流社会的他们有无穷无尽的金钱、豪饮和任何想要的东西，他们时髦，他们穿漂亮衣，他们最了解派对，他们将会继承信托基金、汉普顿的大房子，可快乐从来就没在继承清单上。

<<上流女孩当如是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